

这对父子为啥如此无法无天



□童大煊

5月1日11时30分许,北京演艺进修学院的学生韩方奕不服指挥,当街殴打协警和交警,并在5分钟左右时间里,喊来了其带着打手的父亲,不由分说,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将交警打倒在地,仍不停手。该交警于当日抢救无效身亡。(详见本报今日8版)

痛恨和悲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一个年轻的生命,案件的事由也非常简单,有证人、有录像。我们需要继续追问的是,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,支撑起韩家父子将一个正在依法执勤的交警活活打死的底气?这样一种嚣张的暴戾之气,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。

此前有媒体报道韩方奕是“官二代”,其叔

叔为大连某区公安分局副局长。经大连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证实,情况属实,但其叔叔刚被提拔到现职不久,而其与被袭民警史英才的父亲还是同事关系。而韩方奕同样涉案的父亲韩家敏是个做土石方生意的商人;另一个嫌疑人(主要打手之一)周盛强是韩家的亲戚,属当地无业人员,曾因为吸食毒品被沈阳警方行政拘留15天,这次周盛强在被警方控制之后进行的毒品检测中也呈阳性。

从这些信息看,如果不是双方认识而且背后有过节,那么韩家父子的暴戾之气就更像是一种面对不确定人群的暴戾之气,也是一种习惯性的暴戾之气。很多人以前曾把靶子指向不挣气的“富二代”、“官二代”,但是从本案来看,韩方奕的父亲在5分钟左右就带着打手来到现

场,可见所谓不守法纪的“富二代”、“官二代”,首先是因为有不守法纪的“上一代”在那儿言传身教。事实再一次证实“有其父必有其子”的社会现实。

根据公众的“常识”,作为一个公民,遇事总得先问个青红皂白,而韩父看样子随时带着打手,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殴打执法交警,甚至敢不由分说置人于死地,光靠有钱,没有一点所谓的“背景”,可能远远不够。这样的“背景”在韩家敏的商业生涯中,是否就早已练就了铁壁铜墙般的“政商关系”。这,是否是韩家习惯性暴戾之气、习惯性有恃无恐的“底气”,有待执法机关进一步的调查。

希望有关部门将此事依法调查清楚,还遇害的交警以公正,给公众一个交代。

别把别扭闹到百姓头上



□洪信良

近日有媒体曝光说,电力行业的大部分获利让国家电网拿走了,电网暴富,电厂巨亏,于是电厂停工,湖南超过一半的火电机组宣布“停机检修”,这使得原本“电能过剩”的中国爆发了严重的电荒。

煤厂、发电厂、电网,它们之间利益博弈的结果,影响的却是百姓生活。无论是“市场煤,计划电”的矛盾,还是电厂饿死、电网撑死的分配不均,就老百姓看来,煤老板、电厂工人、电网职工都是从“电”这锅肉汤中分一杯羹的人。面对五大国有发电厂,“捣煤蛋”们在煤价谈判中居于下风,有时成了“倒霉蛋”;而煤价上涨、油价上涨,发电厂越发电亏损越大,提供动力资源的企业却最缺乏开动机器的动力,唯有电网一家独大。

电厂卖电给电网每度三毛多,电网卖给居民六毛左右,卖给企业八毛多,它一手接“电”,一手卖“电”,独门生意一年赚九千多亿元,成了中国最大的“倒爷”。国家电网就靠倒电,不要说盆满钵满,连杯呀盏呀都盛满了钱。安徽省电力公司近年来以

“车改”之名,为全系统约300名副处级以上干部配备公务自驾车,标准逐年提高,从最初的奇瑞汽车到现在价值20万元的一汽迈腾和帕萨特领驭,一切车辆手续及费用由公司负责。看看,电网企业是不是已应了俗话说的“富得流油”?

按理说,既然冠名“国家”,你的赢利应该归全民所有,至少应该拿出一部分钱把“电网”给整好吧。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外联部负责人张海洋说,我国东部用电需求较大,但能源资源比较匮乏;西部用电需求较小,但能源资源比较丰富。因此,我国电力供需有结构性矛盾问题,解决之道是要加快电网建设。言外之意,这么多年来,“东部缺电,西部窝电”,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电网建设不力。

形成电荒的原因当然是复杂的,比如去年“节能减排”调经济增长结构,重工业增速大幅减缓,而今年一季度就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反弹,高耗能企业又被打GDP激素的地方政府放虎归山。但就电力行业本身而言,加大监管力度,深化电力体制改革,理顺煤、电、网三者的关系,形成合理的价格体系,电荒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。



姚倩倩图

洪信良作品·【水宜生】特约连载



崔娟文 著

病情,说:“人吃五谷杂粮,谁能不生大病?来到家了,老少弟兄坐一块儿,一笑百病了,啥病都没有了。”

一会儿来了一屋人,众人你一句,我一句,陈保省两口感到很高兴,有种归宿感。陈晶妈拿出水果、糖块、香烟,递给前来看望的人。陈保省深有感触地说:“出去几十年了,喝遍天下的水,还是家乡的水甜。”他谈起石头、小昌,眉飞色舞,可始终没提晶晶一个字。来看望的人站一会儿,吸根烟,找个借口走了,一会儿又有人来了,陈保省对来看望他的人感激不尽。

韩振洪在厨房忙了一阵后,端桌上几个凉菜、几个热菜,提上一瓶茅台,让大家都坐。犇牛见酒走不动,他拉这个,让那个,主动坐下,提壶给大家倒酒。酒倒好了,他端起酒杯说:“二哥,你回来,当兄弟的很高兴,先干为敬,我先喝了。”一扬脖子,一杯酒下肚了,接着又是一杯,一连三杯,杯杯有词。

石头娘与晶晶妈没有坐桌,两人像是久别重逢,有说不完的话语。两人的话题集中在小超凡身上:“嫂啊,我八辈子都说不完你跟你大哥的好!要不是你帮忙把这小家伙弄来,我都难活到今天!养活个哑巴孩,比添一顷地都忙。”

“真是老天爷饿不死没眼的乌鸦,专省力呢,好吃好喝,一夜不尿到天明。跟晶晶一样,嘴巧,啥说啥,谁见了谁喜欢。今天小满囤又把他也背走了,说是去河里给他捉鱼,骑在他舅舅的脖子上笑咪咪的。一大晌了,也不说回来,不见人长,光见衣裳短。谁见了都说长高了,腰也粗了。”

酒过三巡,犇牛几两酒下肚了,他刚要提着酒壶倒酒,小满囤扛着小超凡进来了,进门就喊:“爸,还喝呢!公司的车在鸡棚前等过秤呢,快去吧!”犇牛寒暄几句,离开了酒桌。陈保省看着犇牛的背影说:“我看这家伙现在的气色正了,也喂小鸡了吧?”

韩世诚说:“老牛变性,犇牛这头踢人撵套的牛,这几年也正经干了,盖了跟这一样的两层小楼,买了拖拉机,喂了几棚鸡,每月要见几万块钱。前天不知在哪里喝酒了,见我说:‘大哥,不喝酒了,你侄满囤光吵我。过年打算给满囤买辆小轿车,跟俺石头侄商量商量,看买个啥牌子好。’”

一位村干部说:“他的时光能过了。地也不少打,现在种地就跟玩一样,犁地、收割、播种都是机器,早了水泵开开,坐地头就行了,有草打遍除草剂,人不忙,粮食产量蛮高,就该人享福呢。”

陈保省把酒杯举过头说:“我听说三叔去世了,我哭了好几天!三叔,您侄在外几十年没忘槐树庄的养育之恩呀,每次做梦都是老家的事,始终没忘您的恩情呀!谁都知道槐树庄有今天的变化,军功章里有您的一半。我不如大哥,他几十年来,一心扑在为全村人服务上;我几十年来,一直在寻求自己升官发财上,路不相同,结局各不尽然。千里之行,始于足下,我打算喂几棚鸡,雇几个工人来给我打下手,重新搞一番事业!”说罢,把酒朝三爷长眠的方向撒在地上,眼泪汪汪。

韩世诚笑笑说:“兄弟,三叔在天之灵看到你回来也会含笑的。他临走前还提到你,说你脑子灵活,是块好钢。人生就像淇河里的水一样,流过去了,就再也流不回来,过去就过去了!”

随后,世儒、世信,就连银贵也来看望了,屋内又是阵阵寒暄声。

七十四

刘怀与郑向阳重归于好,办了结婚手续,走进婚姻的殿堂,理应夫唱妻随、恩爱美满,可是,两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。破镜即便拼到一块去,当中那一道缝隙却始终存在,无法弥合。一句话,他们各有所

需,各有所求,自然是貌合神离。郑向阳想的是,要想让刘怀听使唤,不花心,常言说,人怪有点钱,马怪有点膘。经验告诉她,让刘怀成为一个穷小子比上保险锁都保险。刘怀的初衷可不是当穷小子,他要借助于富婆的条件,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。

结婚之前,郑向阳提出来,家里的一切经济由她掌管,刘怀的工资由她去领,开支由她说了算。刘怀身居人家的房中,嘴里吃的,手里拿的,身上穿的,都是人家的,人在屋檐下,怎能不低头?他都一一答应了。结婚后,郑向阳清早起来,第一道程序就是把刘怀的衣兜里外翻个遍,只留下五块钱。第二道程序是告诉他今天干啥。第三道是晚上落实这一天干啥了。实话说一万遍都不会变样,谎话一遍一个样,因为一句谎话,两人经常舌战到半夜,甚至第二天睁开眼又接着战。郑向阳要落实个水落石出,刘怀是有嘴不能自圆其说。本来就没有愈合的伤口,越拉越宽,两人的心,离得越来越远。

陈晶与他生活几年,没有一句刺伤他的话,没有一句不尊重他的话,从来没有掏过他的衣兜,从来没有问过他的去向,与他人的交往。她为刘怀生儿养子,为刘怀坐牢……人总有良心发现的一会儿,刘怀想起陈晶,时常黯然泪下。

陈晶与郑向阳两人的修养、气质、为人处世反差很大,也成为他与郑向阳爆发战争的导火索。

民间有句老话,要想一天不安宁,就喝醉酒;要想一年不安宁,就拆旧房盖新屋;要想一辈子不安宁,就换老婆。战争又开始了,两人重复的是那句老话,郑向阳说:“我不能让你拿钱去搞女人!”

刘怀说:“我一个大学老师,不能让你拴在裤腰带上!”

无聊的吵嚷,从晚上一直持续到深夜,清早起来,继续开战。各人做各人的饭,各人洗各人的碗,宛如路人。

“因公醉死”是对“公”的亵渎

□杨于泽

网帖称,南通三余镇副镇长王卫东陪领导喝酒,“喝下两瓶半茅台,致酒精中毒死亡,其家属向政府索赔300万元”。(5月13日《现代快报》)

“因公醉死”虽让人觉得诡异,近年却屡见不鲜。因为公务招待喝酒,看起来是公务,如果喝死了,公家给予赔偿似乎顺理成章。但是,“公”是受到宪法与法律严格界定的,并非借政府名义、动用了公款,就成了“公务”。公款吃喝,甚或有着公务目的,但恰恰是法律和纪律所禁止的,其产生的后果损害到行为人的,按理只能自作自受。

原因很简单,你花公家的钱海吃海喝,不论是招待自己还是客人,都是假公私、损公肥私。公款吃喝目的似乎在于“公”,招待上级是为了为地方争取宽松环境,招待客商是为了招商引资,内部吃喝是为了方便工作等。目的或许在“公”,但手段必须正确,权力行使的程序、方式、边界要受到制度规范。公款吃喝向来是被禁止的,中外皆同。

有一种流行说法,谓官员大吃大喝是在其位、喝其酒,不得已而喝之,听起来俨然是“公”对官员施加了某种强制。但是,实际上,禁止公款吃喝早已三令五申。在“公款吃喝”、“因公醉死”现象中,“公”其实是无辜受害者。官员不顾禁令,拿纳税人的钱大吃大喝,其实是滥用公权力,不乏犯罪嫌疑。公款被官员非法拿去大吃大喝,“公”已经发觉无奈;现在喝出人命,“被出钱请客”的纳税人还要再出赔偿,岂有此理!

快到元旦,郑向阳来了个绝的,把刘怀的东西扔在门外,门锁换了,雇俩人看门市,自己坐飞机到海南观光去了。临走时,拐到学校给刘怀留下一句话:“让你也尝尝被人抛弃的滋味!门锁我换过了,你只要敢动我的门,小心你的狗腿!”

刘怀回到了自己的小屋,放声哭了起来,哭起贤惠的前妻陈晶,她一人在默默地承受着牢狱之苦!想起嗷嗷待哺的儿子,心中更如刀绞一般。

日有所思,夜有所梦。刘怀梦见陈晶在监狱中向世人控诉世态炎凉,控诉判案的不公,也有对他的唾骂!哎,如果不是为给郑向阳弄那一万块钱……刘怀突然从噩梦中惊醒,坐起来满头是汗,再也睡不着了,只恨天亮得太晚。

刘怀第一次走进豫北女子监狱,以老同学的名义探监,找到了狱政科,详细询问陈晶的情况,当得知陈晶的案件已经平反,要不是元旦文艺晚会有她的歌唱节目,早就出狱了。刘怀兴奋异常,心想,“来得早不如来得巧,老天总是眷顾着自己。”

他暗暗为自己庆幸。杜千警走到陈晶的跟前说:“你的老同学来看望你了,许都商专的,叫刘怀。”

陈晶一听到刘怀两个字,没好气地说:“他来干啥,还嫌我死得慢呢?”稍停片刻,她又问,“他在哪里?我去见见他。”(68)



中国健康饮水倡导者
鹤壁专卖: 鹤壁日报社1楼
热线: 3338633 13323926333